

書叢作創剝戩

3

秋

收

陳
白
塵
著

版出司公誌雜海上

戲劇創作叢書之三

秋

牧

(三幕劇)

陳白塵著

三之書叢作創劇戲

秋 收

印翻准不。有所權版

著	主	發	發
作	編	行	行
人	人	人	所
陳	宋	張	上海雜誌公司
白	之	靜	
塵	的	廬	

重慶・昆明・柳州
桂林・金華・上海

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十五日出版（B）

實價

外埠另加寄費 成

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登記證字第五七一號

No. 309 (B. 233)

自序

一九四〇年六月三十日下午寫完了「秋收」全稿，不禁深長地吐了一口氣，全身如釋重負。而門前山坡下，那家茅屋中的織布機依然規律地「七里八托」地那末唱着。

這三年來的寫作生活像命定了遭受磨折似的。前年寫「魔窟」，逢了一次大雷雨，屋頂吹壞了，樓上成了水國，據說一架郵航機都被吹得在山腰上豎蜻蜓。結果是跑到一個小旅館裏去完成它。去年寫「亂世男女」，當時倒一帆風

順，可是發表後，却橫遭各式各樣的半公開的攻擊。比如某個人物接即某某，某個人物又影射了誰，考證索隱，有憑有據，於是，定讞了：「陳白塵寫劇本罵人」！這當然是大逆不道了。——此其一。既然罵別人，當然捧自己嘍，於是那裏面唯一的一個正面人物（其實是何止唯一的一個！）也就當然是「自現」嘍！——這簡直是不害羞！此其二。而這一種攻擊者居然可以指出在這文章寫出以後所發生的事實爲證，好像我是個能知未來的預言家！第三種，那好像是正正經經的批評了：暴露太多，使人喪氣、悲觀。尤其是給前線將士看了，將會動搖抗戰心理！再從某一意義上說，它更不是統一戰線底的。——好傢伙，差一點，我就成了挑撥離間的托派作家了！另外，還有各式各樣的說法，比如這個戲只可以在延安和東京演出等等。——然而，却從沒人將這些意見形諸筆墨，却僅在口頭上傳來傳去。但是，有一次演出好像就在這種「批評」之下

被勒殺了。

但憤激却不是由於公演之被勒殺。（這劇本發表後，它的脫產了的公演已經是好多次了，演出上的困難本來不少。）而是這一類的批評家爲何不光明正大來對它抨擊一下呢？既然它已經是罪大惡極。

假如這裏面的人物有部份地像誰像誰，那本來是免不了的。否則，我只好寫寫風花雪月；或者描寫月亮與金星裏的人物了。硬要做索隱則大可不必。記得一本小學教科書上有這末幾句：「寶寶的鼻子像媽媽，寶寶的嘴像爸爸，寶寶的眼睛呢，又像爸爸又像媽媽。……」寫一個人物比養一箇兒子許更加複雜吧？硬指一張畫像的嘴吧說是：「這是我！」那又何必呢？

然而，人偏那麼大驚小怪，疑神疑鬼的！所以在不好說：「某某人物就是我」的時候，便說：「那個光明人物是他自況呀！好不害羞！」其實，我真沒

那末不害羞。只有小孩子扮戲才會那末說：「你是曹操，我是關公。」然而我也原諒這種「批評家」，他是用了一種不得已的戰略——反噬法。

所以，拍桌大罵，罵我悲觀、失望、動搖抗戰心理，甚至是破壞統一戰綫的人是最聰明的。因為這樣他可以避免「反噬」之嫌，而又儼然像是個批評家。但遺憾的是：他把「暴露」和「悲觀」故意混淆了，同時也故意把「護短」和「隱惡」混淆了，更把「統一戰綫」當做見了面就該「今天天氣哈哈」，彌縫錯誤，相安無事的「馬虎結合」了。而且把「動搖人心」之罪不歸之於被暴露的事件之本身，却歸到暴露者頭上來。好像天下本無「動搖人心」之處，經我一寫就會「動搖」似的。我不知道這是故意顛倒因果呢？還是掩耳盜鈴在自欺欺人？在「亂世男女」再版自序中我曾說過：「由於熱愛光明，而對黑暗痛加鞭撻的，是暴露；專意誇張黑暗去掩蓋光明的，是悲觀，是投降。——我熱

愛着光明。」在此，我再重複一句：「我熱愛光明，我要暴露。但，我決不惡觀！」但我更希望這類「批評家」別故意把「暴露」和「悲觀」更那麼混淆！

但有些朋友善意的詢問，比如：「我們固然有黑暗的『一面』，也有光明的『一面』，你爲何不再寫點光明面？」這倒是一個正當的詢問。在「亂世男女」中我固然也寫了光明面的人物，而且還不止一個，但我也知道他的力量在比重上是薄弱了。但着重描寫光明面，是不必求之於一個作者「篇作品之中的。當那種光明面的人物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，你會不寫麼？」——那除非是漢奸汪精衛之流。

因此，在後一劇本中，我打算寫范築先先生或楊秀琳先生。但范先生的材料搜集尙少，而楊秀琳先生的事蹟雖經一再搜集，並專訪了許多目前及過去與楊先生接近的友人，但總嫌所知者少，不敢輕易動筆。所以決定暫時放下，先以艾蕪兄小說「秋收」爲藍本，寫一個三幕喜劇。

說到這個故事——寫民衆與傷兵間關係的演進，在我看本是屬於光明的一面，但我不願意，（也是艾蕪兄不願意的）把過去的歷史上傷兵所遺留下的罪惡，以及由於我們農民的自私心而造成的許多錯誤用金色玻璃紙包起來，所以又多少做了點無情的暴露。而我認爲正因爲過去造下了那許多罪惡，如今才需要以加倍的代價去償清那筆宿債。——所以軍民合作不是如樂觀者那樣，以爲叫幾句口號就會合作起來的。但這次，我想不致於再有人罵我悲觀失望了吧！——因爲這次所寫的不過都是些細民，而沒有什麼文化人在內。

不過，這劇本所遭受的磨折可更多。從四月裏動筆起，便遭遇到敵人獸性的轟炸，到六月三十日完成爲止，其間，空襲在三十次以上，而重慶被轟炸，也超過了二十次。平均是隔日一次地挾着未完成的稿本，挾着憤恨的心情，走進防空洞。但是每次警報解除走出洞子以後，不到三五分鐘，我就可以回到

家，而在周家的路上，就是說在解除警報三五分鐘之內，在路上，我就可以聽到門前山坡下，那茅草屋中的織布機已經在愉快地有節奏地歌唱了。這歌唱，使得我回到家裏抹抹汗水不敢停留地就握起筆來繼續寫作，這歌唱使得我有兩次當敵機臨空都忘了進洞，以致遭受了相當的驚怖；這歌唱，更證實了「抗戰必勝，建國必成。」

這「秋收」，就是在這樣敵人獸性畢露，使得重慶接受了上萬炸彈的狂炸之下完成的，但也是整個時間陪伴着那愉快的織布聲完成的。

這題材，如上所說，是以艾蕪兄的小說「秋收」為藍本的。但因爲遠不夠一個三幕劇所需要的，所以新加入的材料約佔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左右。這增加的部份之成敗，當然是由我負責的。不過第二幕以後的發展以及這些材料的增加，我都勉力使它從原有人物的性格上出發。最後的結尾，也改變了原稿，

而且是和原作幾乎相反了。但是從這故事的後半段的發展上說，這個結尾該是必然的。另外，人物的數量與質量上均有大量的增刪，地方語言也有所變換。

——凡此等等，都應該加以聲明的。

最後，這個戲的演出，尤其是在農村或小城市，希望能使用地方語言。當然，導演者要對語言——尤其是許多成語之類先來一下仔細的統一的繙譯。因為這戲在寫作時爲了許多口語和成語的運用，根本就不根據北平語寫的。

前記寫完了，那愉快的織布聲還清脆而嘹亮地在歌唱着。

白塵·一九四〇年七月六日

上面這篇自序，還是七月間在重慶寫的。寫成後十日，寫這篇自序的那間房子，就被敵機轟炸得粉碎，——但門前山坡下的機聲依然未斷。爾

我便來到這古剎。這篇劇本原定在當時「抗戰文藝」上發表的，也就因轟炸下印刷困難，延遲了許久。這單行本，是較原稿略為改動了幾處，比如那隊長，在原稿上是不會上場，觀眾只能「但聞其聲」的。——當時，我自己意識到那不是一個「真的」人物。——但現在爲了演出上他佔的時間太長，便只好硬拖他上場了。

又，這劇本馬上將在成都及重慶上演，成都方面並改題爲「大地黃金」，——瞿白音兄並擬爲此劇改題爲「陌上秋」。——這兩個題名我都很喜歡。但第一，目下正在寫着一個長劇，題名爲「大地回春」；第二，我不願捨棄艾蕪兄原作的名字。所以就仍了舊。

白塵·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日在郫縣吉祥寺

秋收（三幕劇）

聞：

抗戰第三年。

她：

後方農村。

人：

姜老太婆 被抽壯丁姜發祥的母親，五六十歲。

姜大嫂 她的媳婦，即發祥之妻，三十左右。

者 么 姜老太婆的小兒子，十三四歲。

四 喜 姜大嫂的兒子，兩三歲。

黃老太婆 她們的鄰居，也有五十開外。

趙 廷 傷兵。

王 鴻 高 傷兵。他們都是農民出身。

吳子青 傷兵。本來是個流氓。

隊 長 三十幾歲。

第一幕

晴空一片，白雲數朵，天高氣爽，正是初秋時節。

赤日高懸，時方正午，溽暑離過，秋蟬尚在嘶鳴。

抬頭是一眼望不盡的稻田，遠處有兩三椽低矮的茅屋。道旁古木參天，枝葉如蓋，正是上好的納涼處所。田裏熟稻已經枯黃，正待刈割；遍地黃金，好不愛人！

附近有溪水穿流，搗衣聲與水流聲雜作。

樹後隱蔽着三兩人家，傳來犬吠牛鳴。

一陣陣的田野氣息，好像要從舞台上渡向觀眾席裏來。

幕開——

舞台上寂然無人。風，輕輕擺動着垂了頭的熟稻。

溪邊有搗衣聲，婦女笑語聲；另一邊則傳來牛的低鳴。

風過處，遠遠有一羣士兵在放開喉嚨唱救亡歌曲。節拍不準，音階錯誤，脫不去唱軍歌的老調子：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！……」

稻田裏露出一個人頭來，——那就是姜老太婆，五六十歲年紀，但跟一般農婦一般還不顯得龍鍾，舉起手中鐮刀，手臂搭在眼皮上，向遠處茅屋那邊眺望有頃。

姜

（向半里路遠近處，伸長頸子叫喚）老么！……（隔數秒鐘，再提足嗓子叫喚）老么！……（再叫兩聲之後）這個死鬼呀，又躲到哪裏挺屍去啦！（再叫）老么！……老么！……

——遠處的聲音：「喂！……」

姜（咬牙切齒地）你個死鬼！你爛了耳朵啦？你又在家裏挺屍啦？

——聲音：我在家燒鍋啦！

（遠處屋頂上升起嫋嫋的炊煙）

姜（聽不見）啊？……你大聲一點呀！我聽不見呀！

——聲音：我在家燒鍋煮飯啦！

姜（語塞）死鬼喎！（提高嗓門）你嫂子呢？怎麼不下田裏來？待在家裏做

老太太呀？

——聲音：嫂子去啦，帶着四喜到田裏去啦！（姜老太婆又聽不見，他又

重複一句）

姜（驚異）什麼？她來啦？（四顧）在那裏？